

金仁顺

梧桐

金仁顺 作品

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得主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小说卷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梧桐

金仁顺 作品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梧桐 / 金仁顺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0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 / 何向阳, 张莉主编.
小说卷)

ISBN 978-7-5513-1126-7

I. ①梧… II. ①金…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2500号

梧桐

WUTONG

作 者	金仁顺
责任编辑	耿 英 卢虹竹
装帧设计	焚香图文
内文设计	前程设计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27千字
印 张	20.75
插 页	4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126-7
定 价	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社会变革中的女性声音

何向阳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目睹社会进步的中国作家，未曾缺席于社会变革的记录，而在中国社会前进历程的忠实的录记者中，当代中国女作家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于新时期蹒跚起步、于新世纪日臻成熟的当代女作家，无论其社会观察的视野，人性探索的深度，还是对人类文化的传承与借鉴，对艺术风格与艺术手法的积淀和历练，就整体风貌而言，都较 20 世纪初、中期女作家写作有极大的进步。文学史将会对这一代，甚或几代女作家的写作成就做出高分值的评估。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受益者的当代女作家，正以她们敏锐的洞察和细腻的书写，投入中国突飞猛进的现代化进程中，并为后人提供着观照和研究这一时代变化的精神档案。

20 世纪末，我曾以《夏娃备案：1999》为题，对 1999 年的由女作家写作、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的十二部小说加以梳理。20 世纪、21 世纪的世纪更替之年，中国女作家经由写作提出的一些与自身、与人类相关的问题，给出了寻勘身心发展的道路，其对于性别心理与社会发展的深入思考，不仅丰富了文学的承载量，更提供了人类认知自我的新经验，比如铁凝《永远有多远》传递给我们母性教育的传统乃至本能；王安忆《剃度》展示了特立独行的时代女性的决绝个性；而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让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自我的渴望或是在他者身上印证自我的失败。分歧的，共生的，冲突的，裂变的，未成型的，已板结的，需解冻的，身体的，心灵的，灵魂的，我们从她们的文学中得到的东西根植于一个国度一个时代却终将超

越对一个国度一个时代的了解。

哲人曾言，“女性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一面镜子”，足见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文化亦然。女性的文化进步是社会文化进步的投影，其实两者更是深层互动的，女性对于文化、身份、性别、社会的思考，已成为推动整体社会向前运动的力量。

这种力量的成因源于中国女性在 20 世纪经历的三次解放。1919 年，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妇女从封建性的三从四德中解放出来。这次的解放，思想解放意义大于经济独立意义，男女平等平权的思想深入人心，于此，如丁玲、冰心、林徽因、萧红等女作家写出了她们年轻时期的代表作。其中，《莎菲女士的日记》《生死场》影响深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中国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上的独立使其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而在各领域取得进步与成就。女作家得益于这一社会风气之先，丁玲、杨沫、茹志鹃等均有佳作推出，中国女作家的写作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重视。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思想上的解放使作家焕发出极大的创造力，女作家作为思想活跃、敏感的一个群体，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更注重对性别文化的勘探。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宗璞《三生石》等作品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探索。三次思想文化上的洗礼和社会发展的互动，使得中国文学在 1978 年之后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时期的文学被称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近四十年来，女作家写作发展迅速，可以说，就是从这个新时期开始，中国女作家集体发声，并以其强劲的写作，呈现出时代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干预”。巾帼不让须眉，这种独有的文化现象引人瞩目，以致在新世纪成熟壮大，被一些文化研究者们称为她世纪。20 世纪 80 年代，女作家的性别觉醒与文化自觉开始较早，她们在关注外部世界变革的同时，开始关注内心，关注精神。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抗抗《隐形伴侣》写社会问题，但却是女性立场上对于情感的深度审视与叩问。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关注精神上的两性平等与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及知识分子女性在爱情与自我之间试图寻找到一个两全存在空间的努力。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反思男性文化传统，也对传统女性化写作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为什么这样红》的女性书写，将“我”与“你”即女性与男性的一系列性别问题提出来，并均做出了来自



女性个人的答案——你别无选择！你不可改变我！其勇敢的姿态更是对历史框定的女性顺从与懦弱的文化性格的诘问与反叛。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叶文玲、池莉、赵玫、范小青、裘山山等佳作频仍，其在多个文体间的跨越更打磨了小说的锋芒；90 年代始，林白、陈染、海男等期望通过身体而将视点拉回到性别关注上来。这种写作在历史、个人、身体、社会、情感间跳跃，呈现出女性写作的犹豫和艰难的自我调整。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90 年代《羽蛇》，到 21 世纪《炼狱之花》《天鹅》，三十年跨度始终坚守女性精神自我深度写作的徐小斌引人注目。新一代女作家，注重隐藏在身体性后面的社会文化，不那么尖锐，更倾向温暖、幽默、智性的表达，但她们心底仍然保留着一个完整的女性空间，如徐坤《厨房》、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潘向黎《白水青菜》、魏微《大老郑的女人》、盛可以《手术》、叶弥《小男人》等，都体现了以女性文化视角介入历史现实的丰富性追求。

新世纪伊始，女作家写作成果斐然，杨绛等老一代作家也有新作推出。张抗抗《把灯光调亮》在坚守其新时期开端之作《北极光》的浪漫主义理想底色的同时，强化了传统知性写作的典雅；叶广芩《梦也何曾到谢桥》《黄金台》为代表的我称之为“后视镜”式的写作，在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探索方面可谓独树一帜；方方的《水随天去》等探讨经济不平衡发展对于纯真爱情的挤压；蒋韵《心爱的树》《完美的旅行》《行走的年代》试图在对“已逝”岁月的追踪中确立传统价值的独立性；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和《妇女闲聊录》提供给了我们回溯历史与观察现实的与众不同的角度；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系列作品将观察点定位于出走与还乡两大母题，使其作品在现实性的叙事之上平添了哲学的意蕴；葛水平《喊山》《地气》承续了中华山川地气中深藏的诗意之美，其利落的行文中苍凉的味道耐人寻味；邵丽《明惠的圣诞》聚焦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日常生活的个人体验与情感微澜；金仁顺《云雀》《桃花》等根植饮食男女，其心思缜密又声色不动的叙事兼具温润与冷凛两种魅力；乔叶《走到开封去》等承续了她个人创作中对“慢”的探求，审视的目光于小事情间不经意扫过，却如探照灯一般揭示出最深处的幽怨和最原始的黑暗；鲁敏的写作确如“取景器”，隐秘的、细微的、节制的，带有缠绕感甚或是残缺的生活，成就了她小说的“气象与光泽”，《思无邪》《饥饿的怀抱》均写日常生活的不如意处，却在极

简主义式的写作中透出干净与温暖；付秀莹《爱情到处流传》《六月半》篇篇出手不凡，以感伤与坚忍并存的从容气度体认着中华美学的精髓，并使诗化小说通过个人的写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滕肖澜《美丽的日子》等笔触在沪上弄堂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间腾挪有致，有柴米油盐的实在，也有细碎世俗中的温情；阿袁《长门赋》《鱼肠剑》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丰富驳杂，其小说的精神分析与反讽意味承接了现代写作的传统。

以上列举的只是活跃于文坛的当代女作家群体的一小部分。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写作环境，当代女作家们都身处一个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时代。1977年以来，作为中国文学长篇小说最高奖的茅盾文学奖，评出九届，有四十余部长篇小说正式获奖，女作家占八部，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95年以来，作为除长篇小说以外的其他门类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已评六届，共有二百多人获奖，女作家超过四十人次，所占比例五分之一。1980年以来，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出十届，获奖者中，女作家在小说、童话、幼儿文学（绘本）等均有收获。20世纪70年代始评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者中多次见到女作家的身影。而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下属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设立的中国女性文学奖，有效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探索。获奖只是专业荣誉，更广泛的社会承认，还包括作家文学作品的读者拥有度、文学作品的文化艺术衍生品以及国外研究与译介，在此不一一列举。总之，女作家无论创作还是思想，都表现出不让须眉的强劲实力，她们通过文学所表达的对于社会人生诸多问题的思考，在整体上已然超越了文学史上她们前辈的书写。

这就是我们今天编选《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大系》的原因。当今世界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是作家们的幸运，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见证者，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作家，她们的录记、思考与贡献，我们不能忘记。

2017年10月12日 北京

（何向阳，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出版诗文集《思远道》《自巴颜喀拉》、理论集《夏娃备案》、专著《人格论》等，获鲁迅文学奖，作品译成英、俄、西班牙文）

目 录

1/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17/神会
29/秋千椅
40/三岔河
54/松树镇
70/梧桐
83/桔梗谣
94/喷泉
109/在敦煌
122/桃花
147/芬芳
170/恰同学少年
199/城春草木深
229/绿茶
285/仿佛依稀
317/评论 甜蜜的“怀疑论者”——金仁顺的七个短篇小说
323/金仁顺著作列表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金枝说她爱袁哲。她一直这么说，不断地说。每次同学聚餐，她都挑袁哲对面的位置，种种怪模怪样，截获他的注视，要么就手支着下巴，盯到他浑身发痒。

“你的目光把我脸烤红了。”袁哲抗议。

“我的目标是把你烤熟，”金枝说，“外焦里嫩，片成一片片的，吃掉。”

“烤鸭——”我们冲袁哲笑，把“鸭”字拉得老长老长。

袁哲拿我们没辙，他拿金枝更没辙。在我们这拨高中朋友里面，袁哲在校园里待的时间最久，本科读完读硕士，硕士读完读博士，博士读完分到社科院，跟其他早就进入社会的同学比起来，金枝说他是“清泉石上流”。

金枝喜欢袁哲，喜欢逗袁哲，叫他“泉哥”。“泉水清且涟漪，可以洗衣服，洗脚，也可以洗澡。”但说归说，她可从来没想在袁哲这棵树上吊死。她的感情生活摇曳多姿。

金枝是医药代表，前年推销出去两台妇科仪器，这两年，光是往医院里卖涂片垫，就让她月入过万。她名片上面的身份是外企白领，代理着两个美国制药公司出产的药品，其中一个主要治疗胃肠道内间质瘤，据说已经让部分肿瘤患者存活了十几年，当然价格也不菲，一盒就要两万四。每月有两次，她起早赶到医院，在大腕主任医生查房之后、进手术室之前的时间缝隙里，想办法挤出几分钟来，把装在信封里面的药品提成现金塞给他们，顺便聊聊天。时不时地，下午3点钟以后，她拎着礼物以及零食饮料去主治医生办公

室，跟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让他们给患者推荐药品时，把她的品种排在前面。隔三岔五她安排个饭局，跟这些医生们推杯换盏，联络感情，放松身心。好几个医生散席后送她回家，一送送到床上。

金枝给客户们买东西时，经常带上袁哲的一份，名牌衬衫、男用香水、背包、红酒之类的。金枝朋友聚会结束，大家鸟兽散时，她提起纸袋往袁哲手里一塞。袁哲接得也很顺手，仿佛那本来就是他的纸袋。

袁哲带聂盈盈来参加我们的饭局时，没有事先通告，小姑娘说，她不是“应邀”，而是“硬要”来参加这个聚会的。聂盈盈瘦溜溜、白嫩嫩、娇滴滴，穿件小黑裙，袖子蓬成两朵绉纱灯笼。她是师大在读研究生，几个月前他们在朋友聚会上认识。

金枝坐在他们对面，跟她旁边的男生要了支烟。袁哲挨个替聂盈盈介绍在座的朋友，到金枝时，聂盈盈向她问好，她点点头，喷出口烟来。烟雾像颗棉花子弹，朝聂盈盈弹出去，转眼抻长，漫开，展成一小截舞袖，如丝如缕地散掉。

“她高中时就开始抽烟，”袁哲对聂盈盈说，“女版小马哥。”

金枝那会是女阿飞，跟男生勾肩搭背，抢烟抽，有一次还把烟吐到了袁哲脸上，他正好吸了口气，呛到了，咳了半天。

“你要不要脸?!”他瞪她。

“你要不要命?!”好几个男生围过来。

袁哲在高中时，单眼皮，大长腿，白衬衫，年级学霸，体育健将，男神标配样样齐全，引无数女生竞折腰，男生们早就想揍他个满地找牙了。

金枝拦住了男生们，摆手示意袁哲走。

有两个男生不服气：“凭啥?”

“就凭我喜欢他。”金枝宣称。

那天喝的是高度白酒，喝酒之前先要了苏打水，扯易拉罐时，金枝把拉环拉掉了。

“刚出炉的戒指。”她把拉环套在自己的无名指上，冲我们晃了晃。

酒喝到酣处，各种八卦粉墨登场，金枝讲医院里新近发生的事：有个小护士，表面白莲花，私下麻辣烫。老公是工程师，在非洲援建，前阵子回来



待了个把月。工程师回非洲后，小护士身体越来越不适，一查查出了艾滋病。从上个星期开始，医院里的男医生排队体检，挤爆走廊。

“那你不是也应该体检下？”有人调侃金枝。

“我正安排时间呢，当然也得替你们全都安排一下。”金枝浏览了一圈，目光定在袁哲身上，“尤其是你。”

饭局结束后，聂盈盈发了条微博，说男友的朋友们，玩笑尺度大到让人笑不出来。这条微博之后，她又发了一条秒删的微博：胖女人上了公交车，找不到座位，只能拉着车上的拉环，不料司机一个急刹车，胖女人把拉环拉断了，并一下子扑到了司机面前，司机看着她和她手上的拉环，没好气地说：“集满三个，送司机签名照一张！”

这条微博下面配了袁哲开车的照片。

“袁哲，我爱你！”

金枝在婚礼上跟袁哲告白。

那会，婚礼上的人都在等待着良辰吉时。为了选这个良辰吉时，袁哲和聂盈盈驱车三百公里去一个县里找风水先生。那个先生谱很大，只按自己方便的时间接待来宾，还经常闭门谢客。他们事先托人说了情才见到那个先生。聂盈盈把这个过程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艾特了一大堆朋友。不光这件事，聂盈盈什么都拿出来晒：房子、车子、装修、家具。随着婚礼的临近，又加上了鲜花、蛋糕、各种心形饰物，每次都艾特一大堆人围观。她还经常把袁哲的西装、衬衫、皮带、皮鞋、手表摆摆好，旁边是她的裙子、包包、鞋子、首饰、衣衫，相依相偎，相亲相爱。

距离婚礼进行曲响起来还不到两分钟，聂盈盈从休息室出来，新娘子一袭白纱，裙摆阔大，丝绸雪纺如雪雾飞扬。她挽着老聂，走到红毯的边缘，那里搭了一个心形花架，白玫瑰与勿忘我镶满其上，紫白相间，清新亮眼，父女俩就像嵌在相框里面。

老聂年轻时走过仕途，后来下海经商，人脉通天，财大气粗。他现在的老婆是第三任，比聂盈盈大不了几岁。我们进场时，她陪在老聂身边迎客，杏脸桃腮，眼横春波，把男宾客们电得不轻。

大家的目光都瞟向新娘，金枝是怎么上到台上，从哪里弄到麦克风的，

我们不得而知。今天她来的时候，身上就带着酒味，脸孔像张揉皱的纸。有人倒了杯可乐给她，她摆摆手，让人开了瓶啤酒，说要透透宿酒。

“我爱你，就像爱塞北的雪，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荷塘月色里的月色。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金枝拿着麦克风，身体摇晃着，声音因醉酒而沙哑磁性，非常爵士，“你是我的男神，跟耶稣、释迦牟尼、安拉，并列为四大天王。我一上香就上四炷。”

我们笑翻了，连袁哲也笑了，随即又绷紧了脸。有些宾客发蒙，还有一些人以为金枝是婚礼请来助兴的演员呢。

“我男神今天要结婚，新娘不是我——”金枝停顿了一下，“——新娘不是我，这没关系，新娘可以假装她自己是我，对我男神要顶礼膜拜，三从四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司仪小伙跑上来，被舞台上的线绊了个跟头，差点给金枝来了个单膝跪地的请安。

“来就来呗，”金枝抱着胳膊，“这么大礼！”

司仪起身凑到金枝身边，要附耳过去跟她讲话。

“有话说话，”金枝身体往后躲了躲，“套什么近乎，我男神看着呢——”

袁哲叫了金枝两声，冲她做了个打住的手势。

金枝看着袁哲，话筒还在她嘴边，她的呼吸气流声清晰可闻，仿佛潮汐涌流。

“不往下整了？”她问他。

袁哲做了个手势。

“你是男神你说了算，男神说的话都是神话——”金枝冲音响师打了个响指，“Music！”

婚礼进行曲从音箱里面奔涌出来。

金枝小天鹅似的踮起脚尖，鞠躬谢幕。来宾们掌声雷动，还有人拍着桌子喊，“再来一段！”

聂盈盈和她爸爸表情肃穆，任凭婚礼进行曲兀自进行着，他们耳语了几句，挺胸站直，沿着红毯迈步前行。走到新郎身边时，老聂迟疑了一下才把聂盈盈的手交到袁哲手里。

司仪小伙讲了一堆套话：金玉良缘，百年好合，白头偕老；你愿意成为



她的丈夫吗，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幸福还是痛苦，富贵还是贫穷？你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吗，陪伴他，鼓励他，支持他？

无论司仪说什么，宾客们都大声叫好、鼓掌。

证婚人宣读了结婚证书，袁哲和聂盈盈交换了戒指，司仪让他们亲吻，聂盈盈冰雕似的站着，袁哲撩起她的面纱，嘴唇凑过去碰了她脸颊一下。

司仪大声宣布：“礼成！”

金枝在婚礼上的表演被人拍了视频，弄到网上，点击率井喷，评论如野草疯长：“笑抽了！”“史上最强女神经！”“超级闺蜜！”

金枝说她那天宿醉未醒，被朋友提醒才上网看：“奥斯卡影后神马的，跟我比，都弱爆了啊！”

“你红了，”我提醒她，“新娘新郎脸都绿了。”

“脸绿怕啥？帽子不绿就行呗。”

金枝张罗请客，为袁哲聂盈盈新婚贺喜，为自己酒后无德道歉。袁哲说不用，但聂盈盈一口答应下来。

金枝定了“春樱”日本料理。桌子窄细，食品五彩缤纷地摆满了桌面，仿佛一条花河。大家分列两侧，金枝坐在袁哲和聂盈盈对面。清酒烫好后送上来，金枝把自己面前的三个空杯倒满。

“我先赔个罪啊——”金枝指了指面前，“这三杯酒的意思是：对，不，起！”

“喝酒难看，喝醉了更难看，喝醉了的女人难看加难看，喝醉到都不知道自己醉成什么样的女人史无前例的难看，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金枝说完，把三杯酒端起来咣咣咣干了，“对不起啊，盈盈，姐跟你道歉，虽然你长得跟棵芹菜似的，但姐希望你能变成卷心菜，多多包涵！”

“你这体格，有这么多希望，”聂盈盈笑笑，“我哪能包得住？”

炕桌细长狭远，酒喝起来像流水席。袁哲和聂盈盈坐在中心位置，宴尔新婚，大家有心帮金枝补错，小夫妻成了大家敬酒的靶子。清酒入口微甜，度数低，聂盈盈来者不拒，几轮下来，聂盈盈的“沙宣头”发丝散乱，眼影也渲染变成了烟熏。她跟金枝隔着桌子，促膝，手拉手，身体不时越过小桌子，她们咬着耳朵说的话，所有的人都听得到。

“我知道你跟袁哲睡过。”

“大学的时候我们去草原，搭帐篷，六个人一起，这算吗？”

“动手动脚没？”

“我想动啊，可中间隔仁人呢，还有一堆背包。只能动动心眼了。”

“那更危险啊。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动心眼就是偷不着。”聂盈盈斜睨着袁哲，朝他脸上拍了一巴掌，“唐僧啊你！”

聂盈盈下手没轻没重的，听上去像扇了袁哲一耳光。

金枝睁大了眼睛，坐直了身子，伸手去拿聂盈盈的酒壶：“——你喝大了！”

聂盈盈把她的手摁住：“别抢我的酒。”

“别再喝了！”袁哲拉了聂盈盈一把。

聂盈盈死拽着酒壶，晃动肩膀抖落掉袁哲的手，发丝像把刷子从面颊上拂过去：“滚你妈蛋！”

包房里瞬间安静。

“你他妈的就是，”聂盈盈看着袁哲，一字一顿地说，“被苍蝇叮的、有缝的蛋。”

金枝扬手给了聂盈盈一耳光。

“干吗干吗干吗？”我们从两边拥过来，“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告诉过你了，对我男神要三从四德、鞠躬尽瘁。”金枝甩开我的手，看着聂盈盈，“喝二两酒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聂盈盈摸了下自己的脸，看着金枝：“你打我？”

“你欠揍！”

“她打我耳光？”聂盈盈问我们大家。

“是不是不是，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聂盈盈抓起手边喝水的玻璃杯，在桌子上一磕，哗啦一声，杯底磕得稀碎，水在桌子上面漫漶开来，她的眼泪也奔涌而出，举着漏光了水的杯子喝水，抽抽搭搭地说：“从小到大，还没谁敢动我一根指头呢——”

“不服气？”金枝说，“你可以打回来。”

“真的吗？”聂盈盈抬眼看着金枝。

“当然。”



“别闹了，”袁哲拉着聂盈盈，“回家！”

聂盈盈甩脱了袁哲，抡起手里的玻璃杯，朝金枝脸上砸过去。她用力之大，要不是袁哲拉着，她整个人会隔着桌子栽过去……

玻璃杯戳进了金枝的脸颊，像个巨大透明的印章，金枝疼得脸都扭曲了。她脸颊上被戳出个圆形的印迹，先是发白，慢慢地，血滴渗了出来，圆滚滚的红豆，很快，血流成了溜，顺着金枝脸颊往下淌，流进了嘴角，从下巴滴落到衣服上。她冲聂盈盈开口时，几颗牙齿也被染成了红色。

“——我们扯平了！”

袁哲第二天去看金枝。前一天夜里，聂盈盈离了水的鱼似的，蹦跳扭动，三个男生帮着袁哲，把聂盈盈从日本料理店拖出来，塞进出租车里。其他人陪着金枝去医院。急诊室的两根灯管像个等号，白炽炽的，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医生处置台边的灯，亮得让人眼前发黑，值班医生为金枝处置了好长时间，到最后也无法确定是不是仍然有玻璃碎屑留在伤口里面。

金枝在QQ上给我留了好几十条留言，她睡不着。麻药让她的脸肿胀成了气球，舌头大了好几倍似的；麻药劲下去后，疼痛像春天的草，从伤口处钻了出来，它们生机勃勃，而且好像要生生不息。天光大亮时，她在窗前看着邻居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汽车甲壳虫似的，排队爬出小区。她拍了几张日出时的照片，发在微博上，有奖竞猜：这是她弄洒的牛奶？还是天上的云彩？

“我觉得自己刚睡着，就被袁哲的手机吵醒了。”她的手机设置了震动，噗噗噗地震个不停，她看了眼手机，袁哲打了二十多个电话，还发了短信，说他就在她楼下。

金枝从窗户往下看，袁哲站在香槐树下，从树影中漏下来的阳光，把他的衬衫变成了白银的鳞片。

“我给他回短信，说我不方便见客，而且这点小伤，也没什么可探视的。”金枝对我说，“但袁哲一定要见我，不见不走。我们来回回发了十几条短信，他还是不走。我只好起床，洗脸刷牙换衣服，我还画了画眼角，刷了睫毛膏，用纱巾把脸上的纱布蒙严实了。他进门后，说我像阿拉伯美女！”

“他替聂盈盈道歉，说她年纪小不懂事，让我别跟她一般见识；我说我跟

聂盈盈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先挑起战火的，她是自卫反击。

“我们喝了杯咖啡，平时扯闲篇时一套一套的，但一对一大眼瞪小眼时，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他就像用牙齿打字似的，一会迸出一句，一会又迸出一句。他说我这些年来对他的好，点点滴滴，他都明白，很感动；他何德何能，受之有愧。我说我也没做什么啊，倒是给你添了很多乱。他说昨天我受了伤，他一夜没睡——我鼻子酸溜溜的，说跟你有啥关系啊？两个女生喝醉了任性、胡闹，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再说了，就我这体格，这点小伤算什么！他看着我，叹了口气，说你啊，只有身材是胖的。我就泪奔了……”

窗外的天色渐渐变灰，变暗。西天边上，云彩一度红彤彤的，也慢慢烧成了灰烬，融化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面。

袁哲把金枝送进卧室里躺下休息，安顿金枝躺好后，他自己也上了床。金枝没想到这个：“哎——”

袁哲亲吻她的脖子，温柔地咬了咬她，又咬疼似的用舌尖抚慰她。金枝说不出话来，身体软得像床羽绒被，她想推他起来，但抬起的胳膊棉絮似的，袁哲的另外一只手从她两手中间穿过去，解开她的扣子。金枝心跳得很厉害，害臊得不行，他的手游走到哪里，她的思绪就跟随到哪里，她为自己的脂肪和体重感到羞耻。我看起来像只章鱼吧？摸起来像一团乳酪吧？他在身上时，像骑在牛背上？袁哲肯定以为自己多年来梦想着跟他上床，才会用这种方式来安慰我吧？金枝很后悔没在他刚爬上床时把他踢下去。现在她只能希望夜色浓烈些再浓烈些，把他们的身体像奶油一样融化在黑夜里……

离开之前他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她冲他笑笑，后来才想起来房间暗到让人消失了视觉，而且，她脸上还戴着头巾。

金枝发微博说她出门散心，然后就没影了。

起初我们以为她在哪个疗养胜地养伤，谁也没当回事，等过了一段时间找她时，发现她的手机、QQ、微博、博客，全都停摆，医院的工作也由她的一个助手接过去了。金枝无影无踪了。

我们猜测金枝的去向：旅游时遇见真命天子，浪迹天涯了？还是男神结了婚，自己毁了容，哀莫大于心死，遁入空门，不爱红尘恋青灯？女生独自旅行，被劫财劫色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我们都觉得金枝不会成为这种社会新



闻的女主角，而且退一万步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警察早就找上门来了。

没有了金枝，饭局上再没有人叫板一口气喝光整瓶啤酒，K歌时没有了麦霸巨星，开玩笑时没有了靶子，金枝是饭局局长，朋友圈灵魂。

“金枝啊金枝！”大家在QQ群里、微博、微信上面，四处寻找金枝。我们对着高山喊，金枝，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我们对着大海喊，金枝，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金枝，袁哲喊你回来吃饭。

金枝消失了十八个月。就像她没有任何征兆的离开，她回来得相当突然。她在群里自称金枝斯密达：轻轻地我回来，正如我轻轻地离开/我挥一挥衣袖，没带回河畔的金柳和天边的云彩。她在微信上发了几张韩国的风情照，所有的照片里面，都有同一个橘黄色的行李箱。

天，我们怎么没想到呢，她去韩国了！

我们想起她脸上的伤，我们怎么会忽略了这个呢？金枝当然要去韩国，她必须去韩国。她是很大度，但没大度到对毁容都能付之一笑。

“安宁哈嚕哟！”金枝踩着约定时间进了包房，手里拎着在微信图片里当主角的橘黄色小拉杆箱，里面装满了给我们的礼物。

她把我们全都惊呆了。

金枝没变成宋慧乔，没变成全智贤，或者什么尹恩惠、韩智慧，金枝把所有这些女明星融化了，然后浇铸到“金枝”这个模具里。金枝还是金枝，但金枝变成了勾兑版，或者说，韩版。以前她的脸是宽阔的，现在从两边往中间挤，脸颊窄细了一半，鼻梁则被挤高了一倍。嘴唇丰满、嘴角上翘，她原来就白得像雪，现在是雪里掺了奶，白得跟珍珠似的。最让人跌眼镜的是金枝的体重，曾经被我们喻为“撼山易，撼体重难”的金枝，瘦到了当她进屋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认出她来。

金枝让我们凌乱了。她就像仙女下凡，狐狸精转世，要多玄幻就有多玄幻，要多不真实就有多不真实。

“你整容了？怎么整的？肥是怎么减下来的？吃药还是运动……”

“我天生丽质好不好？”金枝不承认整容，“以前是脂肪掩盖了我的真面目，而你们这群家伙，有眼不识金镶玉！”

她承认减肥。她在韩国一家减肥美容中心减肥，六个月后成为减肥中心